

賢才國之寶也

□王充閏

二十年前，我選在市裡工作的時候，有一次去蘇州參觀訪問，學習那裡發展建設的經驗。一下火車，就受到了東道主的熱情接待。在前往賓館途中，接待處長問詢我們：「可曾到過蘇州？」聽我說是第一次來，處長便熱情地介紹了市情。

他說，蘇州是人才薈萃的地方。古代，可以說是「狀元、進士之鄉」，中國歷史上共出了五百九十一名狀元，蘇州佔了五十個；十萬零六千八百名進士中，蘇州有一千五百多人；現當代，又可稱為「院士之鄉」，中國科學院、工程院的院士中，蘇州籍的近百位，像貝聿銘、王淦昌、吳健雄、張光斗、王大珩、錢偉長、李政道等等，都是蘇州人氏。

我的天哪！聽了實在令人震驚，令人心折，令人興奮。當時，我心裡想，怪不得這裡經濟社會發展得那麼快，應該說，「其來有自」呀！

在驚讚、欽佩的同時，我還有一點強烈的感受與啓發：一個地方，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究竟什麼是最可寶貴的？素有「地上天堂」美譽的蘇州，要論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文化、科學、教育，旅遊資源，風景名勝，在在都足以「翹起拇指」，豐富人們的談資。可是，在當地領導成員、機關幹部心目中，最足以誇耀於世的，卻是人才。一般地說，出於職業的習慣，接待部門往往注重於遊覽、觀光的去處，以及文物古跡、知名特產，這在蘇州是最具優勢的，即使放到全國的大背景下，也可以說，數一數二；而且，這位處長也了解我們的身份，此行並非專一考察人才工作，而是着眼于全市的經濟社會發展。可是，他向遠道客人推介的，卻首先是當地的人才資源。這種不經意的閒談，恰恰反映出他們「以人為本」、「所寶唯賢」的價值取向和眼光、素質，著實啓人心智，發人深思。

古籍《國語·楚語》中有一篇文章談到：楚國大夫孫圉到晉國訪問，晉定公設宴招待，由趙簡子出面作陪。為了彰顯其地位與身份，趙簡子故意弄得身上的佩玉叮叮作響，以引起客人的注目，同時也炫耀本國的富有。席間，他問孫圉：「楚國的佩玉白珩還在嗎？它作為寶物有多長時間了？」顯然，在這位講究奢華、看重享受的重臣眼裡，只有寶玉才是至高無上的。

孫圉的答覆卻是：「我們未嘗以此為寶啊。」也就是說，在楚國人心目中，白珩是算不上什麼寶物的。這種劈頭作勢、截斷衆流的回覆，確是有些出人意外。既然白珩未足為寶，那麼，楚國究竟還有沒有寶物呀？有的。接上，他就舉出兩位長於外交與內政的賢才：一位是觀射父，他精於撰著訓導，嫻熟外交事務，善於同各國諸侯打交道，輔佐國君不辱使命；另一位是左史倚相，通曉先王的訓典，能夠陳述各種事物，

朝夕把成敗利鈍的經驗獻予國君，使他無忘先王之霸業，並能取悅神明，順應規律，使國家不致遭致怨怒。談話到了結尾，他又照應開頭，說：至於白珩之類的佩玉，只是先王的玩物，哪裡稱得上是什麼寶貝呀！

無獨有偶。同楚、晉兩位大夫論國寶相對應，史書上還有齊國和魏國兩位君王相聚而論國寶的故事。《資治通鑒·周紀》記載：齊威王和魏惠王在郊外會獵。魏惠王問：「齊國也有寶貝嗎？」齊威王說：「無有。」魏惠王說：「我的國家雖小，倘且有直徑一寸的珍珠十枚，能夠照車前後各十二輛。像齊國這樣的大國，怎麼會沒有寶貝呢？」齊威王說：「我之所以為寶者，和您的不一樣。我的臣子中有個檀子，派他把守南城，楚人就不敢窺邊進犯，泗水上的十二諸侯都紛紛前來朝覲；還有個臣子名叫盼子，委任他鎮守高唐，趙國人就不敢東下黃河捕魚；我的官吏中有個叫黔夫的，派他守護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面對西門祭祀求福，遷徙過來要求居住於齊國的有七千多家；我的臣子鍾首，差遣他防備盜賊，就會做到道不拾遺。這四個臣子的聲威，能夠照耀千里，豈止十二輛馬車呢！」魏惠王聽了，臉上露出慚愧的神色。

本來，作為一國之君，在外交場合會談，應該胸有全局，「務其大者」；而魏惠王竟然像個鄉下的土財主，同人家比起珠寶來了，真是井底之蛙不足以言天宇之大。齊威王的這一課，上得實在是好。兩相比較，胸襟與眼界之差，不啻霄壤。

同樣，蘇州的接待處長也給我們一行上了一課。當時我就聯想到：如果做個「換位思考」，由我們出面接待蘇州的客人，那該會是怎樣情境呢？熱情周到，這是毫無二致的；而且，也會同樣誠懇地問候客人是否來過此地。只是在介紹情況時，一定會主要着眼于物產，什麼「我們這裡是煤都、鋼都啊」，「盤錦大米、遼南蘋果、黃海刺參，可是我們的特產呀」。大概沒有誰會想到我們這裡出過什麼人才。

誠然，同地處江南的蘇州相比，我們應該承認，人才資源是比較匱乏的。但是，古人有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出色的人物可說到處都有。何況，「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人才總是相對而言，沒有這一類，還有那一類，無非是等級有差。之所以見物不見人，主要還是觀念上的差異。其實，推介物產也並非不必要，王孫圉在講過兩位賢才之後，接上來就列舉了楚國豐富的物產，一連說了十二種，說明楚國確是物華天寶。但是，大前提是必須擁有賢才，「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以人為本，所寶唯賢，此乃千秋不易之理。

黃果樹觀瀑記

□蔡瑞北

時間過得挺快。不知不覺地，返自貴州已有一段時間了。可是黃果樹瀑布灑下的水珠，似乎還在我的心湖中盪起圈圈的漣漪。

深秋的一個下午，我們一行人興致勃勃地朝着瀑布的方向進發了。未幾，耳邊就傳來轟轟隆隆的聲音。循聲望去，但見綠蔭掩映處，一段浩浩蕩蕩的河流順着河床跌落處傾瀉而下，排山倒海似地沖入潭中，聲若雷鳴，狀似幕垂，伴着山谷煙嵐，形成了一片「足以極視聽之娛」的自然景觀。

「那不就是名聞遐邇的黃果樹瀑布嗎？」進入景區的時候，大家不由一愣：哎喲，那是怎麼樣的天氣呀？剛才離開餐廳時，還是風和雲淡的，而餐廳就在背後，近在咫尺，怎麼一進入景區，就像來到「清明時節雨紛紛」的江南？作為遊客關注的瀑布，怎麼一映入眼簾，就令人想起暮色蒼茫中在露天球場上掛起的銀幕？在這似真非真、碩大無朋的銀幕上，正上映着維妙維肖、精彩絕倫的風光記錄片《懸崖飛瀑》——「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

瀑布西側建有一組觀瀑台。作為攝影愛好者，如果想捕捉理想的鏡頭，那末大家就得互相配合，如我撐雨傘，你舉相機，因為半空中令人討厭的水珠紛紛揚揚地灑着、飄着，彷彿在下一場蒙蒙細雨，使各自的相機防不勝防，甚至避無可避……而且朝着瀑布的方向越是往前走，灑下的水珠就越大越密，小路就越濕越滑，視野也就越模糊。

瀑布東側建有一座觀瀑亭。亭前，瀑布的聲勢依然那樣浩大。與西側不同的是，這裡地勢稍為開闊，遊客稍為稀疏，因而大家總算可以從容地觀瞻瀑布的真面目了。啊！剛才從西側看，瀑布不是像一定完整的白布嗎？而今從東側看，瀑布卻好像被扯成四縷粗細不同的白紗。視角不同，視覺不同，煞是奇妙。

站得久了，看得久了，說實話，大家都想到亭子裡歇一歇、聊一聊。可是，亭子裡哪裡還有座位？遊客們在那裡觀瀑、聽瀑、品瀑，眼前、耳畔，心中全為瀑布所遮掩、所充塞、所震撼……多麼優游的氛圍啊！

座位欠奉，好奇心又在驅使着，我們三個活躍分子只好繼續前進了。豈料位於亭前西邊

不遠處的犀牛潭，竟然是我們任獵奇的好去處。

一進入水域，我們任始覺何只「濤聲依舊」，若論聲勢，則那兩個側面的比起這一個對面的，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不是嗎？站在屹立於潭中的礁石上仰望，但見八十一米寬的瀑布從離潭面七十四米高的斷崖處俯沖下來，彷彿千軍萬馬從天而降……由於瀑布背後及其兩側的崖壁如一組屏風羅列着，因而聲浪顯得特別大，簡直是雷轟萬鈞，震耳欲聾；由於洪流不斷轟鳴，不斷沖擊，勢若山崩地裂，因而崖壁彷彿也在顫抖，委實令人驚心動魄；由於潭屬於石灰岩結構，非常堅硬，因而洪流沖到潭底，水石相激，便彈起無數高高低低的水柱，濺下無數大大小小的水珠。水珠恣肆噴濺，如煙霧飛騰，一直籠罩在潭的上空……上方「雷」「雨」交加，下面波濤翻滾、漩渦怒捲，堪稱聲勢空前。總之，在此觀瀑雖然辛苦得多，卻也刺激得多。

與瀑布隔潭相對的是一座鐵索橋。橋橫跨下游兩岸，與瀑布的距離大概一百米。在橋上領略瀑布的聲勢，當然舒適得多了，而且另有一番情趣：遠眺崖上，瀑布翻崖入潭，恍若雪崩雲湧；俯瞰橋下，流經犀牛潭緩衝區，瀑布已被馴化，由白瀑化為清波……眼底那浩浩蕩蕩的河水，腳下那搖搖晃晃的橋板，面前那鬱鬱蔥蔥的竹木，何只令人心曠神怡，簡直令人飄飄欲仙！

「出虹！」說時遲，那時快，一經導遊指點，即見一道彩虹神奇地閃現在犀牛潭上空，色彩斑斕，煞是可愛。目睹這般美景，遊客怎不雀躍萬分？霎時，喝彩聲與相機的「咔嚓」聲，攙雜着瀑布的撞擊聲，匯成了一曲雄渾的交響樂，直震得山鳴谷應……

啊，多麼艷麗的彩虹呀！你暖化了青山與白瀑的色調，柔和了瀑布與懸崖的線條、你為瀑布鋪上浪花……我們這些幸運兒，可謂眼福不淺矣。

「彩虹可遇而不可求，瀑布可望而不可即。」正當大家沉浸在一片狂歡的氣氛之中，同行中的一位老先生不無感觸地喟嘆着。「彩虹可遇而不可求」？的確，在「天無三日晴」的貴州省境內，這麼晴朗的天氣，這麼絢爛的彩虹，該是多麼難得的哇，儘管彩虹出現的時間

是這麼短暫。「瀑布可望而不可即」？對此，我不敢苟同。「即」者，靠近也。乍聽起來，此言似有幾分道理，因為瀑布一瀉千里，勢不可當，不管從對面，還是從側面，都沒有人敢靠近它，除非那人不怕當「落湯雞」。然而，你可曾想起，貫穿瀑布兩側的是一條長達一百三十四米的喀斯特溶洞？這條緊貼瀑布背後崖壁的天然走廊，不是有六個終年被瀑布遮掩的天然洞窗嗎？來到洞窗後面，不是同樣可以聽到瀑布的咆哮聲嗎？不是可以透過水簾，看到洞窗外半隱半現的景色嗎？不是可以伸出手去，觸摸飛瀉而下的洪流嗎？清涼的洪流沁入心脾，令人平添無限樂趣。對於這客觀存在的事實，老先生怎麼可以武斷地說瀑布「不可即」呢？不過，這也難怪。試想，溶洞裡有三股洞泉，洞底水流湲湲，洞裡鐘乳石叢聚，青壯年行經時尚且非低頭彎腰不可，更何況老先生年逾古稀乎？在家人的攙扶下，他步履蹣跚，終於得以順利地走過這條洞窗忽明忽暗的通道，可他哪裡還敢鉅而走險——走近洞窗，並以手觸瀑呢？

上頂飛瀑，下臨懸崖，置身於偌大的溶洞之中，遊客當然不會感覺到壓抑或侷促，反而會感覺到非常有趣，因為整條石灰岩溶洞極堅硬；溶洞有五個洞廳，顯得極寬敞；至於洞窗外遮掩着疏密不同、厚薄有別的水簾，則極像窗外懸掛着的珠簾……多麼幽美的自然景觀啊！難怪古今有識之士或譽之為「水簾洞」，或譽之為「天下無雙奇洞」……

走過了鐵索橋的另一端，總算結束了有驚無險的歷程。大家偶爾回頭去看，原先那條遊覽線上，依然是那樣一番景象，儘管時值下午五時；濕漉漉的小路上行走着熙熙攘攘的遊客，遊客披帶着形形色色的雨具，雨具拂掃着路邊枝葉上白茫茫的水珠……好一幅意趣盎然的七夕觀瀑圖啊！大家不禁發出會心的微笑。

「Hi！」返回途中，起初邂逅於水簾洞中的那群外籍遊客又碰頭了。「How magnificent the waterfall is！」「What a wonderful cave！」他們不約而同的讚譽，不禁引起了我們內心的共鳴。是的，黃果樹瀑布場面壯闊，氣勢磅礴，而且別有洞天。若論寬度、落差和流量，它不愧為我國乃至亞洲之第一大瀑布。據載，它與北美洲尼亞加拉瀑布、南美洲伊加蘇瀑布及非洲維多利亞瀑布並稱為世界四大瀑布。但若論奇妙，則非前者莫屬，因為只有前者，才擁有如此奧妙的、可隔洞窗聽瀑、觀瀑、觸瀑的喀斯特溶洞，而後三者則盡付闕如。換言之，前者是世界上唯一可從上、下、左、右、前、後全方位、多層次進行觀賞的大瀑布。因此，古今中外遊客慕名而來，無不驚嘆於大自然這種神奇的創造力，則是不難理解的了。

乘興而往，盡興而回。當然，這次遊覽未嘗沒有美中不足之處，那就是無暇折回位於瀑布附近的「雲水山莊」，去領略那「玉雨灑金街」的迷人景象，以及無緣欣賞那「月鈞掛瀑布」的幽美夜景，多麼令人遺憾呵！

黃果樹大瀑布啊，什麼時候才能來次逍遙遊，以便欣賞你那那最秀逸的風姿？



黃果樹瀑布



郵品中的偵探

□陳德錦

一九九〇年九月十五日，英國政府為紀念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誕生一百年，發行了一套紀念郵品。郵品包括郵戳和首日封。首日封上有克里斯蒂右手托腮的硬照，郵戳有她出生地 Torquay Devon 的字樣。翌年，她的生平及著作簡介又在一套集郵小冊上出現。偵探小說天后其人其書進入了郵品，似應獲得民衆和官方的高度重視。可惜的是，克里斯蒂的肖像始終未見於通用的英國郵票上。正式發行過她的肖像郵票的英國屬地是 Isle of Man，因克里斯蒂曾受委託以曼島為背景寫過一篇小說，藉以推動該島的旅遊業。西非小國獅子山於二〇〇一年也發行了一款克里斯蒂素描肖像郵票，但主題是紀念東方快車。克里斯蒂名作《東方快車謀殺案》，無疑比作者聲名更著。曾發行克里斯蒂郵票的國家還有索馬里、多米尼加、安地卡及巴布達，均為非洲或加勒比海有殖民背景的小國。一九九六年多米尼加發行的一套「銀幕上的傳奇偵探」，十個偵探包括克里斯蒂的白洛和馬普爾。這兩位偵探曾在西非、中美洲活動，克里斯蒂受異國歡迎實在無可厚非。

克里斯蒂在英國郵品中的地位，始終不能高於柯南·道爾，這莫非是大師的宿命？事實上，臉龐凹陷的福爾摩斯吸煙斗戴獵鹿帽的造型，雄據了偵探郵海中的大小山嶺。一九九三年英國發行的一套五款面值二十四便士的聯印郵票分別描繪他的五個偵探故事，包括著名的《巴斯克維爾的獵犬》。郵票設計者 Andrew Davidson 不以攝影或電腦技術處理，純以傳統的彩色木刻為意念，使故事呈現原著的時代氛圍。「獵犬」一幅，背景是月黑風高之夜，福爾摩斯持槍轟擊那頭正要作惡的魔犬。在此之前，Davidson 已為英國郵品繪畫福爾摩斯故事，是印在小冊子隨郵票出售的一輯黑白木刻，紀念這位偵探面世一百周年。

偵探小說的插圖不華麗誇張，Sidney Paget 那輯華生同福爾摩斯在馬車上推敲案情的木刻已是經典之作。反之，多米尼加那套「銀幕上的傳奇偵探」便太過倚重影星的風采。Sam Spade 是冷硬的 Humphrey Bogart，Philip Marlowe 是深沉的 Robert Mitchum，而 Charlie Chan（陳查德）是滑稽的 Sidney Toler。白洛和馬普爾分別用了眉白體胖的 Peter Ustinov 和眼尖嘴利的 Margaret Rutherford，而不是較受歡迎的 David Suchet 和 Joan Hickson。尼加拉瓜一九七二年發行的一套「十二位最著名的小說偵探」，從郵票設計的角度說可謂精美細緻，偵探的造型也頗為傳神，但大部分偵探的面孔都會出現於銀幕。Sam Spade 仍是保加，Father Brown 是只演過布朗神父一次的 Alex Guinness，而 Perry Mason 是演連續劇大受歡迎的 Raymond Burr。

話說回頭，銀幕上的神探深入人心，畫家構思偵探的形象，可以直接取材於演員的神態面貌，有時竟不作第二人想。初讀小說的人，也是先觀看電視或電影的改編，體會偵探的形象，再聯想到小說的情節。偵探小說登上了銀幕，對戲迷來說，是多了一個偶像；對書迷來說，反而局限了想像。聖馬力諾於一九七九年發行的一套五位偵探的郵票，美術和印工一般，但五位偵探都沒有演員臉孔，不容易產生銀幕效應。

明星比偵探重要，偵探又比作家重要，本來無可厚非。一個國家是否要把一位作家的肖像列於郵品，視乎國民對這位作家的尊敬程度。即使一位作家生前聲譽甚隆，身後的名望也並不一定即時可斷定。通俗作家更是一大考驗，因為他們生前大多名成利就，文化官員是否同意他們位列郵品，視乎這群官員心胸的寬狹，視乎保守人士對人文和文品是否對稱的考慮。柴斯透頓的地位不足以使他獲得一張紀念票，他的名字（和體型）卻以漫畫的形象出現於一頓捷克郵票上。新西蘭發行過一組作家郵票，妮奧·馬殊（Ngao Marsh）與曼絲菲爾（Katherine Mansfield）並肩。馬殊當選，不是新西蘭作家水平不高，要拿通俗作家充撐門面，反而是國民能及早承認國寶，供奉於郵品，不叫他們淪落煙塵。

對本國偵探小說家最有人情味的要算西默農（George Simenon）的故鄉比利時。一九九四年，一套三輯西默農頭像郵票，由法國、比利時、瑞士三國聯合發行。其中法國的一輯，以西默農筆下梅格雷探長的巴黎辦公室為背景。在那長街上，彷彿看見梅格雷剛吃過太煮得美妙的早餐，走過巴黎微雪的道路，為一件棘手的案件構想嫌犯的身份和心理。西默農文筆不算最好，生活也不太檢點，但在歐陸推理作家當中最為多產。他幾百部小說裡的人物來自不同階層，有巴爾扎克式的視野，不像克里斯蒂只寫上流人物，因此雅俗共賞，是兩三代偵探書迷的集體記憶。



古戰場（外一章）

□楊永可

這裡會是一個古戰場，刀光劍影輝映出一個個悲壯的傳說。

這腥風血雨瀾漫的荒野，枕看一個沉沉的古春夢，壓着歷史沉重的記憶。

廝殺慘死的冤魂，還在把逡廝者的野心和暴戾訴說。默默承受，不應是天性；高聲吶喊，才是陽剛的本色。

將軍的白髮，征夫的思鄉淚，凝成「古來征戰幾人回」的驚人句。鴻雁飛過家萬里，愁痕流淌着當年錐心的痛。

晚風暮雨，星光月色，撫摸了歲月創傷的愈合。沙場上，往往殺與被殺，分不清誰的榮耀誰是勝者。但願滄桑的記憶，不是曝光的底片，沖洗不出血雨腥山的目擊記。

春園夢裡人的白骨，把鏖戰的殘酷，在民心中定格。

寫邊關雄偉，道廝殺壯烈，許多邊塞詩，在血肉橫飛面前，應該蒼白孱弱。反思應該是一把理智的梳子，把錯謬的觀念梳掉。

如今，如林的樓宇，能把昔日的血淚淹沒麼？

從歷史深巷走進的金色年華，把銜着橄欖枝的鴿群，放飛於白雲藍天。

別人的新娘

為了掙錢給弟弟繳學費，你從鄉村泥濘的田徑，走進了燈火闌珊的城市。斑斑道無法緩阻你的腳步，你進了工廠，一任流水作業線，啜飲你的青春麗質。

你的紅顏，照亮所有的眼睛，把老闆照得神魂顛倒。他用金錢，買下了你父母因貧困而鐵齒的心。一波三折，你終於成了他的新娘。

我獨坐於鄉村的破瓦房，空守寂寞。我已經與你的紅蓋頭無緣。往昔刻骨銘心的溫馨細節，葳蕤成我靈魂深處終生難愈的傷痛。

在我陌生的城市裡，你有華麗的巢。巢裡，是否瀟灑着脈脈的情與愛？我痴迷地跑進了我居住的城市，想在茫茫人海中，覓你的芳蹤，唯恐你成了金絲籠裡之鳥。

你是別人的新娘，在我心中，永遠是我的戀人。